雨念齋詩文鈔

利

共四册

雨念齋詩鈔卷第五

完山李鳳煥聖章 著　男 明五謹校
孫男 晩用復校

芙蓉堂與李巡相潭同賦

畫閣岧嶢花滿池何來急雨度簾帷百花香潤風吹遠千斛珠圓葉瀉遲錦瑟徘徊新度曲青娥收拾晩晴詩東邊西畔開無盡明月來時占好期

六曲朱欄月一池濃香深夜透輕帷雲無點綴清相近露亦玲瓏濕不遲長物西來惟畫閣諸公過

去幾名詩曉風凉露增惆悵明歲花開瓜已期
天葩焯灼倚晴池無數濃粧宛錦帷根有水滋應
善養世無花對不嫌遲牡丹宜衆惟知品李白如
來始語詩月下風前無不可微香聞處是心期
鴨色青波瀲灩池早荷紅吐映襜帷淤泥不染何
其秀雨露時濡獨自遲宛在中央如欲語微聞馥
郁揔宜詩芳華擷取誰相贈天末無人愜素期
荷葉荷花匝綠池東臺槐影拂窻帷碧香醪熟流
觴近朱漆船横盪槳遲曉起凌波神女步天然出

水謫仙詩牛川小築鷦枝穩菌閣盆塘寄後期
露冷風高水半池等閒登眺捲紗帷已知極盛衰
應到猶有餘葩着更遲香色將空堪悟世風流頓
減懶題詩綠房青子休嫌熟梅菊當前花可期
故事微茫寄硯池名樓蘊藉卷襜帷 穆陵仙蹕
停何久 仁祖祥光降不遲名下無若西鼓館兵
餘末燒鄭礥詩金釵十二笙歌鬧畫戟門深月似
期
芙蓉落盡雪平池鴈鶩初歸月入帷海岳三年淹

節久笙歌一隊下樓遲初衣且用靈均製墜粉空
吟子美詩回首瓊樓雲五色舊時蓮燭想佳期
樓臺層構俯城池環海羣山遠似帷日盪魚龍西
極迥天低鼓角羽聲遲蒼茫可辨青州界清麗同
吟學士詩水國經年華髮細憑虛還欲問安期
荷堂制度鑿斯池蓮相經營暫駐帷前輩已歸踪
跡遠孤亭宛在溯洄遲使君官暇應携妓刺史時
來不賦詩燕寢凝香非俗事素心惟與白雲期
天涯歸夢鳳凰池覺後殘香裊綠帷清聖遺祠新

雨過　宣王行殿彩雲遲行藏畫燭時觀易風致
晴荷或洒詩最是　君恩酬未盡故山松竹莽前
期
細柳風微乍拂池甘棠雨細獨垂帷一行旌節宮
雲隔萬事樓臺海日遲且進行厨蓮子粥厭聞官
妓竹枝詩唐船列嶼無消息烽火煙墩報夕期

春日

莫厭芳醪到手頻何嫌醉吐汚衣巾功名外物多
欺世花鳥天機不遠人春早禽聲猶木訥雪消山

色始精神晴窗孤負勘書約明日工夫倍掃塵

閏春夜

稚子課書或肯堂老夫光景已斜陽談諧供世資游戲散漫題詩謝色香南二薦魚清廟曉兀三題鳳短屝牆名琴已向洪厓詑何處花深春草芳

子承宅與仁則拈韻

無處句當愧四民嶔崎歷落一生身已將樗櫟供今世猶欲菰蘆效古人深匀柰多醒後悔名花應厭鬧餘塵屏風春意忩真幻如是我聞茗雲濱

花何淡淡草離離春到如期物各知仙字蝕三憐
蠹巧溟圖息六笑鵬癡人間世已如斯了酒所游
應幾許時布景空中終自滅等閑佔俾是遊絲
多生米癖與韓痴罪過風流不媚時艷態終應輸
蝶粉濃情只自較蚕絲詩文近日如君少京洛誰
家使我遲每歲看花花已慣猶憐垂暮有風吹
吟花戲鳥散雲烟朝悔顛狂暮復然新貴自疎非
傲世餘年無幾厭求田尋常夢寐還花筆强半親
朋寄紙錢邀取矩軒支短燭舊時同和海山絃

斗酒君從婦子謀沉冥仍到漏傳籌花辰欲半初
迎月穀雨如期庶有秋祓禊風流披晉帖苗蠻消
息倚吳鈎平頭六十明年是一任餘生下瀨舟
無多前路極茫茫逆旅回頭宿處傷身是貧人無
肉相詩留富士贈蠻王百千變處知殘局六四占
時見括囊月下花前時一笑呼牛呼馬卽滄浪
簸弄韶光萬象羅吾今遲暮奈花何奚論東國中
原小自是窮人剩淚多治世史無編數紙老情春
或醉高歌稚兒嗔殺明朝鑷一詠應知一髮皤

散樗能以不材全敗硯輕拋過去年何處山川非馬首古來榮達付鳶肩歌從酒後時交淚詩積入工或造天沒奈何時情未已月明花落枕書眠

晚春子承宅

心如老牸已休耕一味閒閒臥復行應是古人同此境惟將好夢較餘生蒸成芝菌從天巧散若雲煙謝俗名异曲同工俱可惋不尊秦漢不卑明跡困年衰苦趣長京都生活似窮鄉書稀晉刻肥蘭帖藥絕唐材假藿香假使輪回歸佛岸何須上

下較豪床蠶絲蜂蜜元天性後世楊雲屬渺茫
不是楊花側畔臺輪蹄時復破庭苔崇朝苦被文
書惱亭午纔教筆硯開役使煙雲施粉墨調和唐
宋用鹽梅浮生可喜如斯樂經二年來周甲來
有草無花石砌斜梧桐一樹借隣家籍田瓜熟朝
盤潔舞鳥櫻來吏擔賒酒攙仙凡何待藥詩分雅
俗若披沙茅簷亭午題三首苦憶洪生好墨華

過仁則

思君春亦去堂堂今日清和始對床蜂義秪應催

蜜政杏仁都是結花香親知鈌落惟雙在華髮飄
蕭較孰長送馬已先騎馬出商山一皓為誰忙
何妨晩綠蔭樓斜勝似花時起老嗟不拾槎詩從
蠹蝕舊貽藍硯付兒磨非踈達官難修刺或過情
朋每似家身倦仍兼無濟勝此生惟恨負烟霞
懶將香艷寄毫端每每春詩尚欠寒睡到神凝嫌
屢嬺書仍意倦厭重觀鶯收百鳥聲音妙薇賴東
君政令寬逢着世人多借問生來不識似長干

四月五日

睽遠何以浹旬間病困河魚雨更闗天馬騎來靴
未脫雲臺直後帽常閒一身深隱城如海半面微
凉夏有山十載方看衰旺運快浮深白挽朱顏

七月初吉雨中

到骨凉恩賴雨斜會心清事粘箋華餘年羨月將
生魄病眼疑秋枉作花以我借驢來遠陌知君耽
奕在隣家窮途且適些些樂薄酒元知也勝茶
雲熱三旬雨夜垂對君飜憶海檣危竹夫人始清
凉質麴秀才還造化兒冗祿瓜今忘熟蔕好詩蟬

自占高枝初秋初吉乘除理萬事長安本似棊

搜凡齋

徐園獨酌隔壺天曉送騎來趁暑前離别鴿原將鶴浦功名麟閣豈燕然研朱評予新抄稿鑷白嗤吾欲諱年十字街頭塵似海垂垂簾箔枕書眠一樽重償十年醒漫筆逢塲亦不停室每虛光生夜白老猶童態似冬青柳詩吾已搜春軸田輓君應愴海亭且置浮生存沒事柴門繫馬雨冥冥

子承宅拈韻

過雨鴻毛知幾霑登橋驢耳笑雙尖童心尚愛唐
詩艷老眼常嫌宋刻纖鴈鶩時携箝尾紙茱萸宜
曬向陽簷秋餘明日猶堪惜黃菊花前筆又拈
人情朝暮劇煙嵐心事寒花似獨諳乾沒秖應緣
薄相陸沉誰復罪清談圖書與我藏無盡章服知
君着不堪粉澤洗來眞骨見江西一派遠相叅
屏風山水掩重重坐說行披鐵嶺松吐盡千絲宜
繭老經來一雨便雲慵舊書茫昧思猶起親友凋
零夢或逢寒菊笑人詩癖苦爲誰堅坐到晨鐘

逆旅掃塵人笑迂餘年秣馬未登途觀今交象終何極賴古圖書不自孤著述可能災木否生涯一任併鏟無白頭盡子黃花酒荷葉屏前曉枕壺

與洪仲循樂信叔道樂任盧如臨兢諸人會賦

秋花殊與老人宜況有庭空明月隨潦倒自看吾亦厭詩文或在後當知光陰水駛停無策朋友燈深語不枝泥醉沉冥從拍手世間何限欄街兒

春日梨花掃此臺居然黃菊對霜開高雲極目雙

鴻去紅葉題詩返照來短髮無風猶落帽孤懷見
月且停杯初非志士無秋感一任流光鼎鼎催
惟餘一着返田園世事燈深莫妄論節序如期隨
歲至交遊抵老幾人存秋聲多少風從木夜氣清
明月到門姑與盡傾樽裏酒結繩前俗在忘言
烏紗革履白行纏隨意亭皐倚嗒然甘紅露溢非
京味蒼翠園深憶癸年垂老心情憐落景重陽前
後足閒緣三唐兩漢都無管吾寫吾詩箇箇圓
誰家春酒釀如霞令我題詩字半鴉露滴身高百

年檜香寒色正盛秋花真情落落貧當富前路駸
駸減是加且與故人策蹇衛桂陽山畔倒烏紗
之子清朝有諫書罷官閒與菊花居蠅頭字是登
筵事犀角兒令攬揆初雲郭鴻飛觀出處風林月
到悟盈虛烏紗且喜重陽近家有青驢信所如
城西送馬夕暉殘留坐氈毹月向闌製枕菊方收
晚馥置龕梅已惻初寒琅函宛轉憂天語彩筆淋
漓卜夜歡安得孟王千古事金華萬卷與同看

過仁則

對手招隣碁勢圍名啣揷壁官情微瘦詩苦畏東
塵逼残帖閒將晉樣依鐘動煙沉城佛界梅前菊
後雪天機於焉不可追前會驢子斜陽已遣歸
腸枯無計潤松茶齒谿猶堪嚼菖芽買燭知應煩
短僕報更多是頼隣家苦多風眩身同病漸覺霜
添髮並華失意人猶詩得意古人於此不禁誇
無計送年魚稻鄉精華况復日荒荒今雲殊昨無
窮幻秋菊濱冬許久香萬事秖宜隨地遇一生惟
觧說入長何如寫葉浮流水會不收詩南北方

西京仲冬與留相元判書仁孫共賦

已約西京十日留使家風致自輕裘山餘勝國周遭勢梅慰分司寂寞愁永叔頹然滁上樂長卿倦矣蜀中遊文章稼牧何由嗄鐘動荒城雪人樓

六十垂垂已厭名少年時事悔經營因人南北舟車遍擬古詩文咳唾輕羇旅眼明梅欲吐樓臺心遠酒頻傾白頭乍過高麗國閒看宮墟接野耕

微陽地底欲噓潛前夜松西雨雪兼墨汁灑來多燭淚印床安後已書籤朴淵涷瀑留餘賞圃老零

文許續添開府風流閒處見梅花三樹暎踈簾
梅欲開時點易知庭空鴈鶩淡無爲故都王跡餘
駝棘昭代　君恩許蔮絲酒遇鄉人分禮飲詩當
險韻用偏師偶然爲客通三夜月上簾旌笑語遲
雪向梅花非意干樽醪玅理可相寬老來於世忘
臧否少日爲詩致瘦寒游子浮萍無住着故都喬
木半摧殘等閒鄉校松京志默默興亡倚枕看
麗政雖荒足偉人就中圃牧最念身城隍牢落山
形在龍象蕭條佛力貧雞鴨覇圖當日壯稼繇餘

俗至今新公言此府多齋院盍往觀乎車命巾
時序窮陰近閉關新晴公亦訟庭閒庚姜動伐東
傳史朴李歌吟北有山從古浮雲終幻面如今冷
藥慰羇顏一旬夜晝樓臺樂十倍京華車馬間
津無可涉肯褰裳言輒稱佳是括囊碁局難平天
下事金丹未熟少時狂隨緣松嶽登樓翠遇節梅
花徹枕香二癖底應終不去飲微微醉寫詩忙
湍州雪舫俶裝初吹笛橋西旅泊餘興廢煙雲秦
穆墓保釐風草陝都居牒應箕紙纔歸鶩梅已升

龕不用驢會見三洲游記語華藏貝葉佛之書
雲無一點雪鋪緜月盪前朝敗堞邊僧自靈巖初
相地星應文曲復歸天付諸無奈興亡局瞥與同
歸變滅煙猶有古鐘聲似咽侍中臣穡記當年
玉笛雞林聽萬波青松鵠嶺又雲過均爲異代吾
無與不識何心感自多星日簡編誰碩輔牛羊丘
隴昔嬌娥池臺陵墓今如此禹穴冬青太液荷
岬名空說古扶蘇風水微茫理有無訟罕不愁題
吏牒會團猶欲借僧蒲屯雲似欲天飄雪前夜多

孤月滿衢且置指空西竺葉要看恭愍七分圖

華藏寺

僧誦南無陀佛經地高西有老槐亭登萊咫尺洋
横白鳳嶺名嶢寺倚青彈指高禪空浩刼印心明
月過微醒山河已失圖何有無怪恭王撥別形
石築浮屠宛在東高僧精魄火薪窮西歸怳惚身
分億南圻徼茫海閃空鐵凢霤承微雪後藍輿鐘
送白雲中多生綺習歸懺悔且置花箋和放翁

聖壽庵

情根色界信無涯前夜華藏展法華留守藍輿僧遠送忠臣書院柏交义興亡酒過長空鳥離合詩從亂墨鴉臘月京師行且見梅花如雪子承家

與仁則同賦

終是新人故不如每冬梅發兩襟虛前程極短心猶迴舊覽皆空眼獨餘時向後生誇險句自稱先覺勸丹書亦知京洛無相係縱得巖泉幾日居境色過淸樓近山流霞乍釃凍梨顏心無俗子魚相忩力去陳言鐵作關浮世毀譽元起滅古人精

魄欲追還躊躇四顧梅花下無厚君詩入有間
寄宿他家兒問翁觀書飲酒將無同禪機得些供
游戲人品如論考下中光迥地全鋪月白格清天
不使梅紅詩於醉後多悽調未及中聲穩協宮
慣來慣去兩三家路遇後生便面遮詩有迭酬同
鬬草官歸勒致豈宣麻釁將玉圖全欺雪眼借金
篦始鎮花南北偉觀終幻事秖應老死鴨江涯
慣看交際躡虹橋閒與梅花立月霄芥視升沉何
足屑雪渾鬅髮不禁飄簡令自笑嘲還贊嗒爾相

忘籟更寥多恨南生淹直巧官燈何以了寒宵

春日雜詠

何曾損我十分天且樂餘光萬象前酒因尋常無
已太花催日夜莫之然詩爲禁忌門操瑟老或顛
忘月異年一蝶過墻方栩栩高人何處化春眠
難孤芳速强衣冠下馬東窻旭未闌衆辨無差花
一巧氄毛纔養鳥猶寒酒方弛法宜轟飲詩或如
心不素餐且有九分圓滿事明宵十五月成團
詩何能事苦相催意到君家百遍來今世相逢誰

恕醉古人難及是憐才讀書松桂居然晚落筆薈
薇取次開解識莊生齊物意芥舟身世坳堂盃
濠濮心期渺惠莊百年閒事是吾忙燈前兒讀供
憑几花後妻言戒濫觴於世俱忘歸嚼蠟後人留
贈似沉香名山大水非無地有底相牽尚漢陽
送窮乞巧古人云畢竟窮留巧不分河漢其言爭
絕倒贅疣於世只空文高吟口業花爭粲微睡心
根雨半聞萬事塞翁先覺得夢書吾以解夫君
滂沱永晝渾城幽箕畢前宵與月謀逃世奈無營

别業品詩終自恥旁流强招人奕賌遊戲不答隣書懶應酬且置遠心十八九虛舟誰去復誰留

重陽後夜過子承與仁則洪徽之　愼猷作

何處無斯月一天風流少似爾樓前偏擕菊蘂難忩酒不恨蟲聲本少眠新識無人思舊識今年有作悔明年重陽以後歸家罕六十平頭一味顛徐徐會合巷西東勝似朝書夕便同菊有黃花樽盛酒雲無一點月横空蟠留自信多成竹焦尾誰憐抱半桐舊識方能容醉誤羞將生面向稠中

草木都爲秋掃清樓臺半入月通明書中遇蠧憐
同癖霜後看花悵晚生老當自至非怪事形猶可
忘況浮名劇知險語非純道每嚼君詩洗俗情
時着芒鞋不在家東西南北路橫斜山川只是賓
鴻鴈霜露無非敎菊花千卷輪翻仍老大一生回
薄枉精華雲臺餘俸支凊賞燈下杯盤辨咄嗟
徂矣淳風羲曁軒不平時復露秋樽深懲老子冥
行世牢戒癡兒默守門草木每年花實了星河一
色古今繁功名不過居中等太上無論且立言

月色雨聲癢癢愁每將書至促茲遊昌黎抹撥隨
身鬼宋玉鋪舒盡意秋今世似稀知韻趣古人何
苦不遲留君言未忍須史待前夜長江二客舟

挽凡齋復會

開戶伸眉絕罕逢舊遊零落拱墳松猶將寒瘦平
生癖少答須臾造物供韻盡平聲將限夜花名小
雪始宜冬虛從異域經行盡邦內看山只道峯
昨日思宜今日踁況兼湖客履戍雙官纔瓜報虛
留印秋獨花存乍暎窻顛已衆從嗤海岳文多晚

悔想婁江歲行盡矣多風雨佳趣分時限夜釭
描寫秋容並入微多嫌他客款柴扉寒花香坼無
由蘊萬木根深各有歸酒後何論浮世狹燈前已
與細書遠移官作客俱忙事此會今年似亦稀
風霜凌厲萬林齊天性寒猶菊不低雙眼曾窮遼
碣北餘年無奈崦嵫西著書心苦宜成懶傍局身
閒未或迷上下陳床何足較窮人藏拙只巖棲
人生福分是閒居草木文章造化餘世降極知多
贅語使還猶欲覓新書無然歆羨功名薄有底乖

遠故舊踈終是夔州牽强語晚來濃麗不如初
時序推移雨雪交盆松憐爾屈雲梢驕兒跳躍無
量樂醉叟顛狂大耐嘲旨畜御冬勞契活縹箱撿
夜費籤鈔尋梅只解寒暄問謝俗都將慶吊抛
無由余馬步蘭皐九折鹽車不已勞草木終然同
作腐山林何處可占高情根蠟燭通宵淚技癢山
雞照水毛僅半八仙斯亦足劇談狂草仗醇醪
歲暮那禁霰集先梅花移置屋東偏文章先輩成
終悔性命畸人秪苟全風漸醫言先大指雷徵農

歎又無年惟應結屋扁名繭飽盡春桑放意眠

同人小聚每宵分黄葉秋窻剪燭聞庸妄郎今無

巨子巧窮終古有奇文風霜可愛猶存菊城市虗

思自悅雲悲少歡多追逐事十年前亦劇紛紛

草稾垂成亂墨刪前人瞻忽絶難攀無多故友同

庚在隔一明年舊甲還會不學碁消晚景無由理

屐遍名山惟應百事輸他健人見無營便謂閒

情緒將成蠟燭灰舊游誰挽迅流回欲知心影相

通照試見眉頭每展開苦海浮名懺業障他生中

國祝如來甚風雨日猶能至況復花前月入盃

與人拈韻

纔見初陽已薄曛光陰如此更留君無梅之閣香如在隔竹伊人詩或聞萬象至清隨處雪一樓常靜有時雲神情意態看同異軀殼忘來始是羣

安窩與拙翁賦

牙籤燭下散縱橫獨鶴寒宵警遠情客有飄然乘雪至歲云暮矣以風鳴梅香不害全身瘦桂魄纔經旣望平澆得胷中千卷貯煎茶先勸玉川生

臥病洪厓猶可呼恒留盧子恨難俱蓂餘五葉那
無惜梅抱千葩幸不孤鬢色秖應長秉燭世情誰
使暗投珠每從南朴酬閒什渠又烏紗走官途

洪仲循宅餞元子承之任瑞興

陳人殘曆苦難遲猶把盃觴強諱衰屢日不歸梅
作惱來年相醉月爲期升沉息念觀書地離別關
心遇雪時畢竟易成蕭瑟語無寧不賦贐行詩

與仲循共賦

我髮年年每失春韶光只是到頭頻心冥書目猶

成錯情久梅槎尚耐隣酒向眼前誇入聖詩從死
後蘄傳神縱爲棄槀會無吝多羨兒童見得眞

洪侍郎東園

河豚初入饌野馬乍搓暉花及春醪熟詩緣俗客
稀吾今返初服公亦倦朝衣且盡樽前樂何妨月
下歸
啼鳥鈎簾靜留人到夕暉浮生奈髮短明日定花
稀几帙初欹枕宮香尚滿衣風流付諸弟郊野踏
青歸

暮春與洪叔道諸人賦落花

分身散去億千怍依舊枝株影木强定識東皇將迓駕先敎大地盡鋪香風風雨雨闗終始燕燕鶯鶯遞踽凉絶代佳人宜作誄有誰才子錦爲腸煙無點綴月無輝今日稀非昨日稀院落一何香國幻池塘渾是錦江肥寄生他樹留難久抵死游絲着不飛借問老人當夕景何如怨女倚宵幃墜粉餘香徹底哀誰敎麗旭盡情開神仙丹熟仍抛去冨貴碁翻不再來夜月悠揚移漢院朝雲飛

舞散荆臺紅愁紫恨臙脂土空遣雕樑燕拾迴
無復彤霞遠近蒸彩銷還以蜃樓憑百身難贖啼
黄鳥萬象俱空悟老僧已矣香塵留掃石居然火
樹近觀燈亭皐何限情男子一色平蕪愼勿登
怪底春霜匝地嚴掃來香粉散纖纖無心自退非
風鬧有恨相縈柰雨添悗已前緣輸蝶粉流芳後
事寄蜂甜侯家院落知多少文錦屏風着不嫌
杜宇啼時曆數終東君文物逐煙空精華太洩那
禁悴早晚差殊或駐紅已許無雲三月雪誰教結

子五更風明年春色非關汝今古輪迴一幻同
孤鶩齊飛訝落霞離魂去影復誰遮憑空弄玉紛
飄錦臨水西施誤浣紗破碎各留香片片徘徊猶
喜舞斜斜靈心慧態憑何處除是詞家即畫家
開無遺憾已知衰看到紅渝綠半披造化全功渠
盡露文明一運理宜虧清韶體質多生累照爛繁
華畢竟悲蓮菊尚能存碩果無將了語了花詩

洪應敎 景海 遷葬輓

誰復排雲訴九閽縱令敷衽帝無言鵬程天閼培

風力鯨馭悲凉捉月痕同隊諸公登次第重泉幽
魄閉煩冤常情日遠多相恕我恨天荒可忍諼
聖歎由來感秀苗寃氛中道薄雲霄曾無一事遠
庭訓儘有剛腸嫉世澆載鬼車時紛織貝贖人身
處柰回飈弘文應教金城令初豈相期此寂寥
叔世人才屈指論白眉先數五常門天球東序宜
登貢寶劒新硎佇別根血沫金吾寧洩痛符殊玉
玦只含恩孤臣孝子蟠胷氣峽水魚龍詎敢吞
青邱鄕相豈功名斯亦隨時判悴榮恩怨一辭同

作愕鬼神何祟忍擠坑風濤未必非章子詞賦終
歸吊屈平雲雨古今翻覆際幾人能保歲寒情
履屐皆當刃地恢胃中草木鬱雲雷文華亦足供
絺繡器局何難致鼎台人物渺然誰了世天心戲
劇便猜才狠川江水西流咽上有青楓楚些哀
謂我君今地處卑胡爲玩世任情癡龜峯附驥應
無所蔡谷雕虫不屑爲酬酢呵呵仍大笑提攜嘖
嘖盡良覲南溟月色東溪石回薄生逢死別時
日域浮槎事渺茫眼前歌笑小滄桑前和一紀青

山改後死千窮白髮長夜夢頻成朱室穩谿書深

惜石圭亡非無禿筆堪長詠恐作讒囮只短章

叔道宅與如臨洪士敘疇漢共賦

連峯歸後惻微寒閒聽秋聲着樹端下馬尚堪鐘

限緩浮醪多損菊花園官啣纔卸瀛雲送行役深

愁薊月看可耐白頭離索恨中年作別尚云難

燒酒陶瓶聯句

範埏儀石鼎苦窳隔河濱聖章便腹圓窿質高喉大

小身敬夫休休亦有量齾齾不阿人如臨受物寧容僞

滿懷都是眞聖章鄭懷埋側顧費躡隱中神敬夫小智
童能挈餘糧士認貧如臨弇應學鼓制弄欲作丸循
聖章樽榼均相敵賢愚各自親敬夫蓄儲劈芳烈功施
及入醇如臨同姓陶元亮容鄉周伯仁聖章液津能過
夏肺腑自生春敬夫傖父文將覆公安史就新如臨惟
其全質朴是以納清淳聖章釀必欣逢亥合能不避
辛敬夫乾坤無界限性命賴陶甄如臨承露寒凝掌流
霞美入脣聖章胚胎仍酷烈氣味轉氤氳敬夫紫草翻
瀾夜眞珠滴露晨如臨鍊丹何待魏建勢若治秦聖章

客夜頻相挈朋筵最上陳敬夫爛糟寧效鐵盛濁返
嗤銀如臨芥有須彌納瓠應廣漠鄰聖章插枝歸法佛
塞草饗親賓敬夫騎掛出寒野萄垂當霄旻如臨葫蘆
分半截糟粕寄前塵聖章告罄誰爲恥相逢即不嗔
敬夫成時秖土撲傾後乃天民如臨賴爾甘和量忘吾
苦海津聖章馨香膺服佩酩酊戒書紳敬夫但恐小人
醉堪師守口辰如臨

與時韞仁則同作

晨星已矣渙其羣餘景無多八九分酒是山王會

對飲詩應程李各治軍一生贏得平頭雪萬事誰
非昨日雲身似梅槎忘老醜吐芬猶欲向君聞
長安生貴儘難隨前輩風流見少時梅是行尋非
自貯驢因苦覓始能騎刻之金石文何用已矣桑
榆日不遲枯木半邊花獨在數君應有子雲知
詩藁白多悲我衰對君吟望肯低垂生前有酒長
隨友身後無田可與兒世任淘沙何限浪墓應埋
草不須碑危言寧及無言妙叔季由來語有枝
旅游猶得作官身折簡能來是故人過去光陰抛

不惜許多尤悔復何頻剩添酒數燈無盡欲寫詩
題雪亦貧五十年來梅下趣徵君秖遣影相隣

臘前一日仁則過

不見古人思獨長心雖近死尚須陽梅分太極紛
成圈酒挽無何廣占鄉少以白癡交毀譽衰知素
問極文章屠蘇節近猶堪詑朴令於吾後把觴

王琢梅花兩圈稜功勞全出印書燈煖斟春酒能
排雪酸綠冬葅不害冰癡念已忘如漢大少年誰
復待文與花溪儘是營千古四十猶愁暮景騰

千年一度只金臺多少才爲運氣催天設白描供
六出詩憑墨潑引三來葭何灰動噓陰律芥亦舟
涔寄覆盃造化示人人不悟梅花每歲自閉開

送仁則之任興海

送子爲官萬竹中海民雖喜洛詩空六句人事須
加護八百里書未易通閉戶舐堪居硯北送騾誰
復自橋東莫嫌雪棧飄垂白猶勝霜靴踏軟紅
逶迤鳥竹（路由鳥嶺竹嶺）計程微從此東村此會稀鬢已
飄霜爭圈王治應製錦自詩機南烹易飫官魚大

北札宜踈旅鴈飛獨對滄溟冬柏岸辰年槎夢想
依依
嶺妓宜嘲鬢不鵶卄年前送指南車官樽只可延
民秀海夢猶應見洛花心遠地偏知者我尻高首
下累於家邑寒不啻黃州薄須學坡翁貯畫义

雨念齋詩鈔卷第五

雨念齋詩鈔卷第六

完山李鳳燮聖章 著　男 明五謹校

孫男 曉用復校

元月十日

市得鐘聲初絶譁月升林角四無遮聰明消較當
春雪香色殘憐閲歲花詩惡秖堪書劣紙酒佳常
喜買隣家終歸跌宕弄之弄筆力何須崔與車

太常言别

了盡親朋無復情晨星一點只同城今春北酒花

辰近明日西雲馬首平無住任吾閒漢事難忘是
汝盛唐聲行忭擬作怱怱別猶復呼樽筆硯橫
覃思筆不置藩墻弄興吟多攬綠芳默數閒遊西
最盛尚餘遺恨海空長故人零落君惟在皓首棲
遲花又香旬五泠然吾自迈少留殘墨白蓮傍
晨馬應踰鄭澈陵紫雲花石莽相仍浮名宜殺從
時輩慧性多㨹愧定儈朧首有梅誰與贈遼樓無
子厭孤登酒闌却憶廾年事文舍春樽景署燈

武溪洞

曲城雲氣繞崢嶸武洞春杉雪墮聲偶爾萍浮非
物役不會厌冷是詩情游絲向旭承吹息老樹經
冬護寄生留取殘編塡破屋稚兒能復理寒檠

高陽店

橋梁雪水響何歸官樹迷烟一二微草向陳根芽
已綠燕知新社翅連飛使君準擬詩相惱親友多
嗔花與遠店飯未成囊有酒先謀一醉解征衣

惠陰嶺

逶迤嶺勢作蛇盤行旅於兹每戒鞍東北連峯疑

境別朝曛雜樹占陰寛微風已解新來雪小酒猶
輕木末寒長路同行今日始京師絕勝共清歡

花石亭

棟宇荒涼不設門江山明麗宛餘痕皇王禮樂天
何惜理氣圖書道獨存花石名傳黃使筆蘋蘩地
近紫雲村清通灑落心如見間世東方始可論
閟見東西各立門調和必欲泯無痕龍騰利有重
乾合麝過香應一辨存異日厓公方許聖當時皐
相豈非村虛亭注目江山曠道體昭明若與論

臨碧亭

墩堡相連次水門譙樓新設壓潮痕危時未必機籌合平世那無劈畫存砲劍裝需藏有庫漁樵生活散成村囷敦前轍森如覩箭落帿張自古論

杜谷

花石來蘇背指斜捨舟騎馬路回遮游絲入峽輕搖轂殘雪留松贋作花苦業蹔抛書伴蠹流年那復鬢成鴉隨緣去住浮雲似何處人生不是家

把玩無多仄景斜游觀會不小周遮林臯每羡安

身地詞翰終歸戲筆花峽墅何妨慵化蝶松都猶可及栖鴉劇憐燕子差池羽慣是尋常百姓家

崧陽懷古

世間未見堅牢物五百流年遲不遲陵谷已遷悽卽事繁華安在盛當時前冬偶過仍成滯今歲重來豈自期笑把興亡看刹那等閒行止便忘之

圃翁氣節擎天柱牧老文章雲錦裳最末有臣徒自苦當初尚佛豈非狂竹橋寃血同柴市穆殿祥雲是沛鄉躑躅樵兒何代塚石麟春草臥斜陽

風漂大廈終無奈花發春山何不休搏鴨操雞伊
昔壯飛龍舞鳳至今愁僧歸南土空餘塔潮落西
江不上舟咄咄三峯眞可惜牧翁門下幾年遊
淒然駐馬故都春勝國興亡何與人異釋顯靈終
莽蕩忠臣臨死不逡巡恭王圖像僧言火崔瑩祠
堂覡下神無過肯敎求有過辛王際事莫搥唇
危徵敗兆式斯生壬歲之前玩愒情當日討謨叅
圃牧終然向背眩元明平蕪緜綠迷金砌喬木周
遭隱土城殘局易論碁錯誤遊人徒費筆縱橫

暎水屏

合置東陽水樂亭礧硡鏜鞳殷冥冥排瀾力有千
匀壯揷地根蟠幾仞青造化凝精心自偉皇華留
蹟眼爲醒人生那得如渠壽鎭過滓囂別渭涇

冒雨入寶山驛

露宿風餐關隴際因人前後遠遊多覊愁又值無
停雨熟路還如不皺河官僕蓑衣先斷彴驛樓燈
影已深蘿故人自有勝茶酒酒亦那無七碗歌

葱秀

上層蓋有蘭堨像欲往披之榛栝寒雲壁削成三
朶秀雪泉鳴不四時乾皇朝奉勑猗其遠中國同
名較此寬景仄山長騎馬去花時探勝未全闌

到郡齋

昨雨令風殊敗意晨行暮宿况衰年看君稚子雙
來側憶我阿爹若在邊且嗳嬌娥圍燭坐先教病
吏擇樓眠無聊苦恨無奇帙云待新書買自燕

次杜工部秋興韻

身似幽禽不選林隴山春樹幾株森樓臺蘊藉諧

閒性風日淸和改昨陰賴以不材慙木壽空諸所
有悟蕉心故園兒女猶牽夢燈下殘書月下砧
東軒東畔小樓斜地主同登攬物華老態顛狂愁
卯酒少詩緜弱愧丁槎紛紜民牒難封印開閉官
門祇信笳無事韻書堪好看蠅頭太細眼生花
瞢騰春睡抵斜暉數樹婆娑影落微茶臼間樽爲
遞政松簷宜鳥不輕飛盧丞褁病圓還缺黃牧尋
儈晚却遠肉食不須鷄饗飫峽蔬新綠瀨魚肥
詩朋中歲列如碁次第凋零作許悲遠客隨緣方

海曲舊遊歸夢又花時文章結習分工拙年壽關
天任速遲過去未來都露電金剛六偈最宜思
未識巢由隱買山胡然京洛毀譽間終殊野老親
朋熟庶遇奇書夙念關些少因緣時掣肘無多光
景每騂顏東西兩漢饒榮貴豹死留皮只馬班
花迷眸子雪渾頭蒲柳衰姿易望秋輸與後生描
晚節披來內典散閒愁名由外至從呼馬機已心
忘佇下鷗西出百盃須更進故人歌吹在黃州
摧殘鼎器渺丹功蒜髮多添旅泊中隨地詩緣山

對硯困人天氣午無風不求深解從難字但取微
酡厭借紅箋箋玲瓏無死語南華生後一坡翁
造化無停劇透迤古今風氣遞平陂漢時黨錮由
清峻宋後文章喜蔓枝十室誅求誰子視各州期
會只公移先憂後樂無窮事語到簾旌北斗垂

三月初六

多風似是烟花候長日難消筆硯閒如見元賓惟
老妓足稽陳老是青山閒披邑誌尋沿革悶作京
書計往還衰向兒曹情易弱每宵魂夢鎮相關

書能娛老酒能悲尚友人多痛飲師脫手新詩棲
泊處到心前事寂寥時小兒避學嗔還笑隣友愆
期恨却思睡起迷濛忘作客蓮峯蚕嶺寄然疑
笳角初停閉縣門績燈春火辨遥村酒無名品從
罍恥書乏新編恕眼昏澹白侵輪生月魄空香歸
薔養花魂掀翻唐宋方三昧詩到東方不必論
西邊直路連賓舘東頂依山屹校宮地勢包荒交
峽際民風存樸至愚中板詩董使仍俔使院亭暄
翁僉粟翁臨别南生頻致語歸真泉石道峯同

不見隴山鸚鵡棲朝驌鵲噪復鵶啼當春花木心何澁近塞山川氣每淒使者行裝旋薊轄中原消息盪鑾鞾洪厓筆翰無由叟秘閣應燒太乙藜

歸真寺

欹側筍輿臥看峯到庵猶未午時鐘諸天色相松千尺下界塵根瀑幾重老子白頭方頓悟瞿曇黃面豈真容沉吟偶向南樓去樓不掃雲僧太慵

僧無可贈太顛衣古寺荒荒偶不歸老去名心都覺冷少時交際見存稀大癡畫本層巖起和仲詩

料亂瀑飛無盡山川無盡境瞥然相遇不相遠
平生目短曹劉墻隨地寫來稱物芳環寺皆山凝
翠合穿林有瀑發源長重重累上空中石寂寂時
來意外香笑爾公移多敗興惟吾宴坐佛之傍
酒傾官味添多酌興信儈肩穩下臺巖瀑有情如
遠送林霏何事故難開伽藍緣是前朝起舍利光
應每夜來削壁浮天難作別連嘶征馬莫須催

月波樓

步自竹樓林影踈行經泥坂雨痕餘夜深且待横

江鶴波動應知捉月魚百尺岧嶢都攬勝千般籔
弄摠歸虛灘聲壁勢爭光怪下有蘭堣大字書

玉溜泉

從古未聞泉再回秪今惟見壁重開蘭堣生及弁
山際葱嶺飛疑竺國來波磔字能爭玉溜鬚眉苔
已蝕中臺高雲豈識滄桑恨漠漠藤蘿怪鳥哀

寶山驛留別盧丞 允中

春欲歸時客亦歸驛亭朝日杏花飛因人成事詩
添卷隨地爲歡酒汚衣離別固知宜所有風流那

得久無遠如何是去如何住太上忘情或庶幾
清瀨亭頭起不忭盧丞知狀在其傍少時輕別還
爲快衰後周遊詎可常擲筆淋漓詩草盛盈盤狼
藉酒籌香花深馬去遲回處方識唐人韻致長
兩邊山木子規花流水涓涓自潺沙萬死浮生聊
復爾百年名念儘如何黃岡月色登樓滿寶驛溪
聲戛枕過最是隴西三十首東歸堪向太常誇

與時韞同閱簡易集次卷中韻

年未會期六十强踐來眞似處封彊雲煙自散誰

非蜃博筴俱亡等是羊已有乘除他自定元無求
忮是何臧惟餘雙眼誇今古東瞰歸墟北塞隍
歷數前游易損神金剛六偈悟根塵嗒然聞籟閒
憑几晚矣頤生獨嚥津晝爽頻生蟬一樹夜明偏
喜月全輪遲君符紱由書局繡梓何時告獲麟
易道持身任坎流仲長多事欲埋憂一宵無鈌惟
蟾魄每歲如期是蓐收人似芭蕉那久耐天將蟋
蟀替言愁知君梟鴟行將去黃菊惟堪別酒籌
行窮沙磧盡滇垠癖在縹緗限白紛百卉殿應秋

有菊四時奇送夏之雲徐稱賢聖歸歡伯曹數英
雄屬使君一任後生來點檢如蟲蝕木偶成文
酒所容吾攜葛强騷壇任汝刼齊疆鳴之通意其
無馬夕矣宜歸可愧羊自是無名非學邵焉能不
遇恥尢臧從來天定人難勝聞說淸川水瀊隍
勤苦一生書費神前人望望幾塵塵悟時文豹窺
斑管迷處仙桃挾去津明允書香誰是軾弁山悔
詔實當輪洛龜河馬吁嗟迯謂不祥宜柰爾麟
聰明超詣易傍流老閱中庸覺道憂玩物志由花

鳥喪忘機手向奕碁收殘經尚屬男兒事艱食從
教婦女愁差喜生逢明聖世年年海屋祝靈籌
氣局終難越地垠詩删文選劇紛紛後人巧矣黃
江漢先進野哉崔海雲犀照溫能驚水伯鶴言韓
已怪山君猶希暮景同之子豐草長林討古文

時韞復以前韻賦望月相寄遂次之

弩應滿彀勢方强圍是栽瑤孰理疆驟雨浴來分
藥兎頑雲觸去任藩羊傍流沆瀣彌文彩一視姸
媸絕否臧十二樓頭城五疊恐教銀漢浸虛隍

徘徊牛斗聚精神雨伯先清赤道塵桂子欲香靈
隱寺濤聲漸大廣陵津婆娑不掩中心白來往惟
憑浩刼輪頗訝兔蟾非雅物或應仙譜錯龜麟
元氣瀰漫欲倒流憑空真作杞邦憂樓臺極敞仙
應冷魂魄俱圓佛敢收老子多年煩簸弄塵寰是
夜幾歡愁桑滇同屬平生快遼野君應遜一籌
稍欲爭衡斗占垠其餘星宿翳紛紛積儲影象終
承日自運高明不怕雲從古幾人真見月如今末
照許歸君承天竹柏天風錫且進蘇王去後文

斫來千劫桂樣强枝不揚輪巧限彊異彩珠圓方
吐蚌何郱胛熟僅蒸羊金波瀲灩光相盪玉女飄
颻舞則臧不夜城邊逢泰運盈虛上六戒存隍
涼恩到骨㪷醒神大界玲瓏絕芥塵洞澈冰心清
注玉斜飛露脚颯生津無猜直入開帷幕遵道徐
行仰軌輪他夜天公藏臥內半邊依舊剖符麟
時韞以既望不能效赤壁鼇頭古事爲恨

疊前韻又交之

三秋瘧癘勢逾强潮熱栗寒爭劃彊且置詞華難

及駕何由烟水去相羊蘇家二客俱無著蚕渚三
人一不臧萬事待圓終未易且將弦月訪西隍
黃岡兩賦炯傳神翠老長篇渺隔塵鶴去簫空仙
幻跡沙長草遠霧橫津而今安在惟文藻終古長
明自月輪雅集西園猶可續何由嗄取李公麟

時韞又以强韻相困强滿五疊而止夸多
鬬靡非老病者事也

亢陽多悔欲摧彊今歲鴻溝剩割彊七夕銀橋纔
散鵲上丁清廟已封羊易零蒲柳嗟吾老時賸瓊

瑤謂子臧劇恨金吾嚴夜令無由踏月上臺隍
浩刼如求字染神靈臺先遣淨無塵天機各自圓
流汞仙笈終然渺逮津用物極弘何累雅歛華方
實遞相輪雪樓豈不玲瓏似外飾非眞奈楦麟
尚矣展禽和不流陳人眉宇亦錮憂一生依分今
猶舊何處置年難可收明月好增經雨色高松頓
絕待霜愁華車駟馬人看好各自牽忙趁漏籌
秋月 時韞別字 詩傳日出垠鑾娘吟弄至今紛劇憐秘
閣新監局猶憶昭陽舊臥雲民社何州須地主江

山有弟養天君太倉斗米時沽酒長夏相酬鄭廣文

江樓與元判書同賦

郊光沙勢遞回遮已是斜陽點點鴉晴岳浮天雲倒翠秋江鋪錦浪添花無官宰相方詩社少主樓臺只物華認得水寒魚不得柳籬懸網幾漁家

暝水澄明徙倚時下弦多恨月生遲高雲自有常歸嶂喬木無非可畫枝可柰一生乾沒過終應萬事靜觀知京闉有底難離事每到江湖倍覺癡

秋江盪槳水連天北垞人家散漫煙樊口武昌應
此勢容齋翠老已吾前鰍鱣僅獲魚無售壺榼相
隨醉限眠景仄洪厓猶爽約錯疑沙岸喚津船
江山日月幾何曾月暎蘆花請看藤客網快跳魚
或鯉虛船獨立鷺如僧風流偶過朱梁遠名節如
生成朴能醉挾飛仙難驟得白頭閒話剔秋燈
漢水之南看北山秋陽不短剩消閒丹楓半落柴
舟穩白鴈皆歸菊蘂斑夜燭歌筵餘燼在時醪村
店小酡還平沙漸遠雙驢倦依舊黃塵上素顏

上游下渚淼無瀌安得如期灑墨鴉少壯須臾空
短髮乾坤搖落有秋花窮人自附雲霄契虛閣長
含水木華縱使江行似錢起誰編羽翼續名家
多少漁樵各迈時虛舟下碇起來遲菊花九月猶
青蘂楓樹今年少好枝世事糾紛須酒遣秋懷牢
落只心知某丘某水瞻鄉里童子時遊記白癡
澄明水物漾秋天向晚蘭橈泊煙渚雜木多添李
植後短墻斜逼朴祠前主人按節湖西去客子登
樓秋夜眠去馬來牛爭渡恴終應上岸便忘船

清絕玆遊得未曾柳陰時復植枯藤瓶罍別貯燒
春酒簷閣閒成結夏僧秋水無情如箭逝黃花有
性耐霜能夜深頗似閶門泊楓落烏啼漁有燈
先朝四相院依山棟宇泠泠檜柏間磐泰終教
宗社奠丹青省識鬢毛斑民彝明白難埋沒天道
平陂易往還且置精芒炳箕尾眞成羽翼峙商顏

東郊與時韞同賦

度陌踰阡指直廬籍田初穫露壇除先來客已維
征馬信宿詩能誦打魚眼熟似從荷相徑柏新始

見翼齋書向愁秋至秋今去野酌何妨屢吸虛
終愛黃花絕媚姿秋冬之際盡開時野情自遠仍
兼吏天籟時清何用絲下酒如斯斗未過流年可
惜鬢偏知古人大有名心在生死楊雄與子期
高葉亭皐不可聞秋冬漸瀝氣初分官屛閒對瀟
湘畫公稅休歸鴈鶩羣遠藪南開司僕野荒祠北
想讓寧君材料無限籠難盡燈下殘樽筆下雲
李世春歌元氏筵猶聽缺月曲闌前如今迅邁秋
如水與子從容夜抵年華實詩情唐作宋乘除花

性菊承蓮極知了獲行當見城市相逢未澹然
秋旻文質衆星羅如咳聲猶老鸛過黍稷稻粱王
稅正山川林木野亭多酒非村味城攜酥硯是心
形石漱波君以簡兮方萬舞我胡不去隱青蘿
周時田峻漢潛郎綿蕝官名困末行日本市中留
纁梓昭陽江上負耕桑前陳肴簌杯頻凸向溯蒹
葭水一方閱盡全唐多宋語誤人詩道是滄浪
無情秋與有情人直限雞鳴酒太頻枰斂誰分碁
黑白病深無賴藥君臣官閒可喜同僧夏調絕宜

無和郢春少日朱黃人取去只留經卷鎮隨身
公田會計强官名朋酒匏樽野意生作賦神應交
宋玉催科拙欲附陽城二松對樹循除影雙鴈遥
憑度峽聲白社舊游銷落盡賴君華髮旅　王京
駸駸前路復奚疑笑看西岑仄景收籩豆有盛纔
納稼菊花同老且傾危愁添潘省循微祿悟曹羲
年是衆碑留貯石渠無揀擇每當强韻用偏師
滄江歸棹溯澄空間日郊扉夜酌同稻穫初登醽
野稼鴈高應避莫傜弓詞緣有激多成楚書爲無

聊毎看叢餺飥可能盈大椀殘年喜事只年豐

雪中頡草齋與時韞仲循叔道作

苦待山陰訪先從灞水來琉璃和界合薝蔔滿林開壇已嫌全掃詩應被急催徘徊眺望遠郊野白縈回

漫天鹽絮摠堪疑獨有門松本色持招隱政思戴安道遞騎多賴鄭當時主人厭藥沉痾去從者横琴變徵爲認得田家寒女苦繅車燈火隔踈籬

六月鵬圖息未闌東岡林木歲方寒時哉三嗅山

梁共安否千巡閒藥看仙畫祝鼇王母果琴絃轉軸大珠盤膽缾醽醁無多在且放雲煙湧筆端誰教赤舄遜東郊關帝祠西數把茅觀奕已知枰退勢種松方得歲寒交敲門熱客稀留刺爭席山翁強解嘲野渡虛舟橫自在風波之外臥名梢

韻野墅聯句

信宿郊廬送馬迴（仲循）寒林木落遠山來池臺花石經營始（聖章）床簞琴書整頓纔小雨忽添巖溜斷（時韞）層蘿猶護石墻頹柴門却見除書下（叔道）泥徑還遝愁

籍吏催盤谷深居堪學李季常輞川清和偶逢裴每
存跫喜窮途慼仲循漸竭菁華短髮衰城郭未曾如
此穩聖章丘樊元自少他猜憂時誰草梧垣劉時韞避
世長耽菊砌盃剩得三宵燒短燭叔道翻驚十月動
殷雷後期更待寒梅發季常微雪飛時笑口開仲循

池上聯句

松林微雨歇聖章樽酒共臨池迎處還成別叔道愁來
易見思孤村煙火靜時韞平野夕陽遲歲暮幽期在
季常梅花寄數枝聖章

悄悄循林壑時韞山霏接野池年衰每傷別聖章秋盡

轉饒思落葉籬根聚寒花石底遲敢辭身世拙季常

旅食寄鷦枝時韞

洪侍講叔道因南時韞送韻要和追述曩

游拼和却寄

眼底螟羸眇二豪胷中竹石寄牢騷入情今舊雨

何異物性秋冬松始高柰有顛狂絫海嶽初無交

際絕山濤寒花落木皆禪悟醉裏何妨往往逃

新貴朱門懶折腰疲驢青野晚尋橋北山學士齎

衾到東籍田官折簡招榮啓窮途三有樂子方浮
氣兩爭驕慾悠且置難平事林下殘經報　聖朝
郊廬社飲慰三農醺後愁城儘易攻翠柏東岡秋
有蔭黃粱西舍夜聞春郢調孤高誰和雪玄言徵
眇且撞鐘都門只隔牛鳴地蚕嶺岧嶢已上烽
蒼蒼蒹露遠陂枯身在營丘秋水圖夜靜人間庄
是輞山高月小賦誰蘇春坊講帙分明燭秋夜
宗桊了納祖爛漫天眞清曠境都門一入奈全無
再疊

酣歌羞逐五陵豪山水偏傷九辨騷霜露寒鴻飛
欲盡亭皐獨樹望還高流光復見曇花鉢浪跡無
關官海濤空谷跫音殊可喜藏身蓬藋豈眞逃
秋水圓池劣及腰中安孤島引莎橋菊花猶在香
何晚桂樹叢生隱可招意合自融雷劒化腸肥不
數雪樓驕東偏柳外山無數閒看烟雲異暮朝
醇醪可以挽羲農蠻觸誰分角兩攻學士圖書開
小築故人鞍馬趁高春神清剡曲初經雪心定同
安默數鐘領取民生豐樂意八方無事靜邊烽

黃花亦已見榮枯獨有松門翠可圖經卷相隨新課進藥爐初屏舊痾蘇酒勳如策通侯印詩令多催苛吏租見在風流須盡樂昨年春軸二人無

三疊

縱筆殊非氣象豪清秋眺望轉蕭騷千磨百折終歸戲兩漢三唐已讓高拙奕衹應先斂局虛舟曾不近驚濤沉冥坐到參橫後詩可無成酒豈逃

籍田官閣轉山腰指點青甍渡野橋所謂伊人謇誰溯居然我友趁卬招清言轉入玄之妙浮謗從

他士也驕狠藉杯盤仍達曙淹留煙雨又崇朝
且抱殘書伴老農窮途矢不異鵜攻烟霜已送蒼
茫鴈籬落時聞斷續舂豳野穧禾看狼戾天津蹇
衞馱龍鍾朋樽且盡青郊夕歸袂猶先紫閣烽
菊散繁英碁散枯山齋位置錯河圖留戍信宿還
驢馬醒怕微寒煮橘蘸佛寺煙生香積飯田家牛
載縣官租秋懷牢落雲俱遠目極歸鴉影有無

四疊

裘馬何曾習侈豪林泉只解批風騷朱門亦有觀

書靜白屋殊非臥雪高學士對論燕市劍太常追
悸馬州濤俱爲少壯經行地老矣墻東名已逃
田家炊飯洗長腰得酒城中僕過橋一飽殘年真
自足數朋清夜豈頻招山居有戲梟盧設野獵無
人雉兔驕筆力已看三鼓竭重嗟遲暮氣非朝
秋功已訖兔園農經課三餘業可攻池面游魚何
異濮林端霽月宛思春名心已作泥中絮世態誰
非飯後鐘少日精華歸伏火暫時明滅愧殘烽
酒罋初恥硯池枯誰作西園雅集圖杜瘦宜淇嘲

自李米顛眞欲質諸蘇朱黃亂帙紛雜字禾黍荒田薄賦租竹屋紙窻分少趣別來梅樹着花無

句

不負重陽意西風江上臺秋山數點出黃菊一花開 庚子九日會嚴氏宅十一歲作

柴門當野水山色暮林西 訪西村人家

奇雲迎落月流水送行人 曉發

朱欄來怪鳥青竹隱文狸 金井丞廨

玉壺過夏酒過夏玉壺樓 太倉直廬

屏風潑墨山居事窻雨明燈水宿心

山村炊飯燃松子溪閣移樽過杏花 以上見東海拾遺

深林有虎時聽角曠野無雞只看星（柵外露宿）中原
鳥鵲猶堪羨東土衣冠只可誇薄有詩章何用錦
雖多疾病不齎茶（離北京）秋冬之際偶來醉元沈
諸人相與遊（見唱酬錄）今當孝廟陞儲歲又送仙
源別派孫（送金養虛赴燕）永夜江聲禹貢書（江夜）

雨念齋詩鈔卷第六

曾孫男　之衡對字

雨念齋文鈔卷第七

完山李鳳煥聖章　著　男　明五謹校

孫男　晩用復校

送鄭清河(歆)之任序

天下之理莫逃於羲易焉物生而具象聖人觀象而畫卦以寓其至賾凡山川人物鳥獸花木皆莫非畫前之易也潛而玩之則化工之妙可以手攬而目取之是故賢哲君子發洩於文章高人韻士游戲於翰墨而及究其趣則俱歸於彖象之範圍

焉今世畫家於謙齋公莫不曰一洗東態之陋眞千年曠藝也而至其所以然者盖不能尋源而論之也公端居一室焚香燕坐蕭然有塵外之想研究乎先天之學其於河洛之同異爻象之變動俯觀而仰思洞澈其幽眇剖析其混融時或神懶意倦漬墨揮灑則萬象隨手元氣入神若公豈非玩心高明遊藝墨妙者乎余竊謂論公畫者但知其皴染鋪敘得於米董之域而不知其鼓舞動盪出自伏羲之室者多矣余居江湖數十年自謂獨盡

其清曠逍遥之趣常恨識公晚未能邀杖屨於西
湖之九曲模寫其煙雲水石而惟喜數歲以來許
遊床下獲聞封豕之一斑間得其戲筆短幅而藏
弆爲珍矣今公除南邑以行雖喜公之貧而備專
城之養顧此顓蒙遽失就正之樂不能無私自介
介耳清河閒邑也其居官莅民之事雖不改其一
室燕坐之趣而固自清簡而有裕讀易之暇放筆
作釣鯨臺一幅烟濤則必尤有神動天隨之快矣
詩曰清河南去掌煙霞烏嶺龍湫入畫家僻郡治

民猶讀易要從淵默得功多

錦平尉朴公壽讌詩序

上之十五年己未相臣白于筵曰錦平尉朴某以孝廟儀賓歷四朝尚在今聞自其家設壽酌在聖朝敦親優老之道宜有宣恩之典 上可之特下備忘記賜物有式又賜太常法樂又賜御製詩一篇設讌日搢紳諸貴人皆會焉公曰老臣今年八十餘幸蒙 聖上惠養恩至此又有賜詩以寵之爲子子孫孫永保有之之物不有歌詠何以

先之先賦詩遍求其和焉於乎生人之所大樂而所大欲莫過于壽富貴所不可倖致而所不可兼之者亦莫過于壽富貴今天錫三福以食公之德非淳龐之氣遘于高朗之理何以致此詩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又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猗歟盛哉潘南之朴四結親于王室爲一國之望華閥景命豈非關于天而然哉先是 上以錦城尉揀選之禮賜詩于公以通其意舉此事爲言亦異數也是讌也君子曰非私讌也昭 上恩賁國典聖人

之華什頌焉王國之法樂敷焉朝廷之賢士大夫在焉可以觀昭代之尊耆老樂昇平之盛焉宜有太史書之風人歌之是讌也非私讌也不佞未識公一日公送言曰雖無雅亦宜詩不佞辭不得遂步其韻

寧陵賓館一仙存詩降蓬萊拜　主恩靈算剩添盈屋數綵雲猶駐聽簫痕青娥歌遞南山栲香霧花濃上客樽要識九重優老意虞韶春日奏私門

經世指掌序

余嘗謂天地之久若未可以際其終始然天地萬物大小長短隱現錯綜要皆不出於一理故尚可以比例通爲義之易箕之範亦比例也後世之善於比例者莫如邵子之經世書以積時成日積日成月積月成歲比例之乃知元有會會有運運有世世有歲而一元十二萬九千六百歲之數明此以大小比例也列天時於上而錄人事於下者以天人比例也必詳於陰陽消長華夷盛衰之際者以古今比例也比例得而天地之理氣可得以見

之也盖觀天地者有從道理而見者亦有從氣數而見者不得不然者天地之氣數也不可不然者天地之道理邵子以雍爲名居洛之中盖取黎民於變之世道里維均之地慕效於夫子刪書始堯寤寐從周之意其敘天道也曰日月星辰暑寒晝夜論人事也曰皇王帝伯易詩書春秋摠括而歸之於元會運世歲月日辰之內其言極宏闊其理極精細嗟乎自堯至今凡四千有餘年之間其治亂興亡灾祥變常不知有幾穹然頹然運處乎上

下者豈有古今之别而人事之推盪無所不有此
雖不得不然者而若其不可不然者終泯滅不得
也曆與史其道一也曆所以紀天時史所以述人
事苟求其故紀天時者非著象而睎人乎述人事
者非順理而體天乎無曆則陰陽並紊無史則善
惡俱泯人之生長老死所經歷者吉凶悔吝悲歡
苦樂當其時撼動榮衛銷爍神情亦何所不至而
事過之後廓然無有所可記者不過計其年甲某
歲某事而已載籍所在何以異此自其不得不然

者而論之豈不解頤一笑自其不可不然者而論之實有蹙眉而可感天之不能常春世之不能常治此常中之變也不能常春而春之理未嘗泯焉不能常治而治之理未嘗滅焉此變中之常也異端俗學之所以爲異端俗學者從其不得不然者而觀之故高則以山河大地爲幻過去現在爲妄下則欲牽補過時架漏度日金銀銅鐵攪爲一器吾道之所以爲吾道者從其不可不然者而觀之故治亦此道也亂亦此道也不可不然者亦此道

也不得不然者亦此道也以天人比例而合以古今比例而合者亦無非此道也若邵子者既知其不可不然者而終是不得不然者多占分數既曰揖遜如盃酒也征討如碁局也又曰堯以前先天也堯以後後天也先天後天之事彼豈眞以杯酒碁局了之也哉以其變而知其不得不然則簸弄之以其常而知其不可不然則又賛歎之何其奇辯之縱横也然其書明於比例謹於予奪蓋於天人曆史之際煞用精神觀者苟就不得不然者思

有以盡其不可不然者則幾矣余林居多暇適有感於貞元剝復往來循環之運取經世紀年縮成斯編其爲圖曰以元經會曰以會經運曰以運經世曰以世經歲者仍邵子之舊也曰以歲經月者錄洪武甲子以後一運之曆而補之者也邵子以歲月日辰爲元會運世之比例今余以元會運世比例於歲月日辰其不幾於蛇足歟其義例並具於各圖之首茲不贅焉戊寅四月

文山許傳序

忠至於文山先生可謂至矣有宋三百餘年祖宗之所培養儒賢之所昌明者得先生而始有以收效而結局觀先生之所遭而後知天下之事變乃有此極窮至險人所不堪者觀先生之所以處之者而後知人臣之義理眞有此盡分盡誠人所當爲者此殆三光五嶽之氣儲蓄精爽以待夫陽九百六之運生其人而應其會以立萬世爲人臣者之標準豈止爲一代興亡所係而已也哉世之談忠義者必曰武侯文山盖以其光明奇偉質神明

而無愧有可以併稱也讀出師之表誦正氣之歌淚不下而眥不裂者無忠臣義士之心肝者也使武侯而恢復中原不過爲鄧馮吳賈而止使文山而奠安江左亦不過爲劉韓張岳而止烈烈轟轟震耀耳目者未必如今之視武侯文山其所以不能成功者乃所以尢有光於天下萬世兩賢之心豈欲爲此而天之所以處之者乃爲此而不爲彼有若故闕其一時氣數以博其萬世之名造物果何心哉然武侯之所遭比先生亦豈不平易安順

哉君臣上下無一疑貳於昭融之契付托興復一切依仰於委任之際借荊奠蜀惟其指使南入北出獨紆籌策其所以齎恨者不過天不假年耳豈如先生之左掣右礙百折千磨集千古所無有之艱阨備人世所不忍之冤酷哉嗚呼丙辰大策已未封事翻江倒海之筆排雲折檻之氣已令人動色懍懍而忤似道而援錢若水例三十七致仕何其快也戇州勤王何其壯也皐亭見虜何其勇也自茲以還虎口狼牙隻身危悖者豈有如出京口

十五難者乎天翻地覆五內沸騰者豈有如張弘範舟中目見厓海之淪亡者乎比如烈火焚灼真金愈鍊狂瀾屭贔砥柱獨矻卒之雍容整暇安身立命之地乃在乎孔仁孟義非天下之至誠大勇豈與於斯乎忠臣義士自古何限而試取先生所列於正氣歌者較挈之雖以武侯之危忠血忱猶不無夷險甘苦之差殊其他尚何論也忠至於先生而後可謂至矣紀年錄出自先生之手纂夫以國破家亡子然獨立舍命就義迫在朝夕而猶且

瀆血奮管排攢成文此豈爲區區一身之名蓋所以示天下萬世之爲人臣而遭變故者俾有所勉與之同歸陽明所論蓋得之矣先生隻字片言皆可以莊誦興起而全集浩汗難於領畧若其後人所述先生傳則拘於體要亦不能無恨郊居少事取先生遺集及正史稗編可以採入者裒成此傳無甚義例只以紀年錄爲準而稍廣之云崇禎之三壬申日南至謹序

是編成久寘巾衍今借芸閣活字印若干本或曰

古人有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者千載可慕如丙魏姚宋韓富諸人何限而獨有取於際極艱而以身殉者乎余謂先生之得爲忠臣不得爲良臣豈先生之所樂爲也使其時君用先生早而斥賈似道董宋臣輩俾不得售其讒搆則先生必能殫忠竭慮內修外攘顛者可以扶危者可以持豈有臯亭之役空阬之辱燕獄之苦柴市之禍哉後世之爲君臣者苟詳於先生之本末則庶有所懲創而忠謀智慮之士各盡其才其不爲先生而爲丙魏

姚宋韓富者亦未必不在於是矣或曰文山志大而才疎雖見用未必扶顛而持危余謂有用而後才乃見今可見者只有丙辰之對己未之書乙亥之議才疎者能有是乎善讀者自當得之余無庸深辨己卯夏

顧高二先生遺書合編序

皇朝二百七十七年以學術名者亦夥矣餘姚以前類皆遵守塗轍雖無精采而其弊也淺如新會者不過清澹枯寂而流入於禪無甚氣力可以易

天下一自無善無惡心之體之說出張皇震耀愈肆愈誕植根固流波漫無復儒者面目眞所謂百怪蜿蜿無所不有學術之乖人心世運隨以底乎亂亡曾謂一人之流毒廼至於斯歟排新建者亦間有之然其識解氣魄無足以當之不過盪汨浮沉往遺之禽而已顧端文高忠憲二先生最晚出其於論辯彼說未嘗不還他長處而若其眞贓所在斷不饒貸驟讀之似多可疑及其轉折分析處實相燕越痛快明白拔其根株雖使餘姚復起恐

無以肆其捭闔之辨也廻狂瀾於旣倒障百川而東之二先生其庶矣乎朱夫子論浩然之氣曰人自從生來受天地許多氣自是浩然只緣見道理沒分曉漸漸衰颯了若見得眞是眞非要說一直說去要做一直做去這氣自浩然二先生學術本領蓋有得乎此唯其見道理極分曉故當其斥婁江而開東林聳動天下之耳目洗滌天下之心靈聽其講者冐文玲瓏讀其書者毛髮灑漸光明磊落一直說做無有一點詖遁干吾浩然之體究其

終始盖亦極醇而極正嗚呼生此偉人於極衰之世振刷動盪以作二百七十七年學問名節之結局豈非天哉嗚呼逆閹之禍明目張膽駢首就戮者莫非東林諸公也甲申以來倡義殉節視死如歸者亦莫非東林諸公也血肉淋漓而其道愈光滄桑翻覆而其氣猶生宵小心寒夷虜色動天經地義民彝物則賴諸公而撐拄苟非平日真正道理看得極分曉真正學術講磨極痛切夫豈能有此彼溫魏馬阮點將天鑑之名色其所以羅織之

適所以成就之固無足掛齒而所可恨者識足以
卞淑慝學足以知朱紫而亦不能無疑於水落石
出之後者有之隱然語脉之間或謂之激成黨論
馴致禍亂此何異於東漢危亡歸咎於李杜諸賢
者哉此等議論流行於天地之間駸駸然不自覺
其蠱人心而禍世道莫非運氣所使其亦悲也梁
溪書東來已久涇陽藁求之絕不得庚辰余赴燕
從行者於書肆敗帙中偶獲端文講說二弓其剌
骨洞髓直令人一展灑然蓋絕奇文字也比之敬

軒整庵精苦機鋒大有倍蓰此則世級所關後出
者不得不然歟遂倂高子遺編印之亦師友同傳
之意也辛巳四月上澣

送徐參議命膺之日本序

四十年七月弘文館副提學徐公使日本送之者
詩若文以千百數某往謁公請觀焉公悉瞰之盖
慰勞行役者十之五某曰美哉四牡皇華之遺也
敍述風壤者五之三某曰博哉職方輶車之餘也
就其中或有曰彼有古文經籍未經秦燒徐福所

將去者盍求之某曰遠哉自歐陽脩已有是說然抑傅會已福之去未可信矧經乎或有曰壬辰之役彼爲蛇豕薦食我大東 二陵蒙耻此百世讎也某曰愾矣志士忠臣之含寃茹痛今二百年所然既媾矣無奈乎金幣之通其好也且今之源非昔之平也或有曰海疆之淸謐久矣天下事未可知雖彼譎詐萬端明者豈無可覘之機乎某曰思深哉此春秋時行人大夫所嫺也然六十六州之自豢其富貴穩矣夫豈有遠志哉亦嘗測之矣灼

見其無可憂也或有曰之國左儒而右佛盖以我詩書之教化之且彼有伊藤維貞之徒詆斥程朱允宜闢之廓如也某曰弘哉昌明道學者之任也然異端之熾雖以中國之聲明文物浸淫而不迈者殆半之當年不能窮其說況帆風所踔瞬息一過豈立談之間可以牖其迷哉且陸王之書未之火也如維貞之徒耳亦何誅也觀既已某抗手曰盛矣哉都下文獻盡在是矣公曰丁卯子隨使者爲兹役今無一言半辭以送我乎某曰夫既盡之

某何加焉無已則使事而已是誠在公交隣者國之大事涉海者路之至險夫掌大事涉至險苟非和且莊難矣哉凡我以往者叅佐以文事武事從象鞮以口舌從下至於畫人寫人鼓人鐃人竈人庖人梢人𥜥人殆五百有餘馬島人乘船前導者千有餘惟我五百人性命安危嚬呻痛癢靡不管係於公此與治民掌兵之事無異同而較有難焉旣不可以一切用法亦不可一向施惠一張一弛以寬以栗損益乎李廣程不識之於兵黃覇趙廣

漢之於民斯可矣履之後乃知亦不可以言喻某竊賙公以經術自飭以名節自標立朝事上不撓於禍福惟義之與比固已有聳動瞻聆垂耀簡冊豈不偉哉若其御衆率下之道或恐其莊有餘而和遜之噫臨深以爲高君子愼之徑情快斷事多底悔包容涵恕氣像自逈士所當爲豈止一使事已且馬島人狙幻巧惡不可以人理責然其所操切爭執抑不過食物禮單升降拜揖之格例居其間而往復者象鞮而已事或有難平勢不得不然

則雖象鞮亦如之何苟欲使無損我威無失彼歡
亦自有費心而預運者水陸五千里往且返之際
公必有思某言之時矣莊而已和而已易言利涉
大川非一而中孚之信及豚魚尤切是誠在公公
曰唯唯子之言平平舍乎此亦無他術言止於是
乎某曰公乘風破浪歷覽無際日月之所盪潏魚
龍之所出沒汗漫開豁瓌奇恍惚者舉集乎前其
於胷中所存樂水觀瀾之妙尢必有觸類而爽然
矣噫士生三韓極其舟車之所至不過北之幽燕

東之日本已矣今公先於北而後乎東某則先乎東而後於北天下之觀蓋亦併盡之矣然古人有言曰行天下大益知天下小也此言何謂也公悵然者久之

送李令公灞之任安岳序

李大夫出守岳州岳海之西也地斥鹵民俗呰窳健訟吏獰梗刁猾素號難治歲告歉且前守蒞未幾以親喪去田軍之簿氄散弗克舉朝廷促大夫之官或以爲大夫嫺於文學日左右 上側自論

思而惟允是將揚聲振譽賁王之治雖逌此紹明
先業乃公乃孤固沛然也何以彼外試爲假使試
之外亦宜出山水郡優遊其志業開發其神思以
究平日風雅之道廼處之以荒卑繁劇之所非其
任也噫是烏足以知大夫哉大夫雅善詩請以詩
解之夫本人情該物理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
得失者得之詩之效也傳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
不達雖多亦奚以爲自世俗見之詩之誦而政之
達宜若無甚當焉而聖人言之如此溫柔以體之

敦厚而積之風諭以牖之感發以作之是亦爲政而詩行乎其中人情之本而物理之該何往而非詩何往而非政簿書期會之精其事而可以詩焉館餼迎送之盡其儀而可以詩焉事上而侃侃亦可詩臨下而油油亦可詩課農桑亦詩催賦稅亦詩閱旅亦詩折獄亦詩而惻怛如傷之仁莊敬以涖之義隱然可見於其間於是乎人情和物理順風俗淳政治成某嘗謂西漢循良之治猶有先王仁術之緒餘夫當漢宣綜核之世能寬平篤厚使

百姓無歎息愁恨之聲稱上德意泯然遷乎善而不自知也充其所之一變而可以子游子賤之治焉武城之歌單父之琴其雍容豈弟固民於禮樂之和者眞可以語詩而達于政嗟乎吾不得以見之矣得見循良者斯可矣大夫於詩淳古和澹不喜刻露不事粉飾深得乎三百之篇旨今之涖于岳也政則授矣可以所誦者達焉岳之號難治者豈民之性然哉得其情則誠有可哀者存獨不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乎彼搏擊以爲威

籛武以爲智者得吾說而笑之必以爲有是哉迂也惟大夫宜不迂之吾以大夫之詩道卜之官無內外崇庳治無難易精粗盡吾仁術而已誠意而已大夫行矣岳之俗不難矣

落花詩序

洪代言叔道賦落花詩始非有聯篇累幅之意偶爾信手今日成一疊明日又成一疊牽連而至於八乃曰卦數成矣遂止焉同社諸人各步其韻居然爲六十四追後聞而見而和之者甚衆久而未

已雖由此引而伸之至於三百八十五亦無怪也
余未知何園之花邂逅而與詩遇進其意態亦未
知何人之詩振觸而與花值發其才調而要之昨
日有花而今日忽然花落昨日無詩而今日忽然
詩成隱然有象數氣機離合成虧於其際而若其
俛仰之間便成陳迹則花與詩同一感也叔道俾
余題其軸花之意態詩幾盡而詩之才調評亦罄
焉顧余何言哉然余嘗謂造化之妙無之而可以
無傷而終不可無者花也文章之工無之而可以

無害而終不能無者詩也花者造化之詩也詩者文章之花也然使天地有常存而不落之花則非但無是理亦安用花乎哉惟其生生不窮新新相續自開而自落方是自然之機不如是造化之妙息矣花之爲花非一朝一夕之故積累翕聚時至運到自然而開自然而落自然而開花不以爲喜自然而落花不以爲悲開何足夸落何足諱特觀之者各以榮悴移其情爾雖以邵子之高曠乃以好看半開爲觀花之便宜噫亦局矣世豈有半開

而不盡開盡開而不盡落者哉世間萬事事事皆
花旣觀乎其落方爲究竟法豈不以花之良能畢
而本分盡歟以色而現相以香而蘊性其開也不
得自由其落也亦不得自由觀今日忽然而開者
則明日之忽然而落者可知也觀今年忽然而落
者則明年之忽然而開者可知也金火相乘紅白
各顓分辨湊蒂剪刻無差則色相香性無歲不然
風打雨撲掃空歸幻亦無歲不然而神精意態淺
深疎密乃歸之於詞人墨客任其描寫以此論之

雖謂之造化之詩不窮而常存文章之花相續而不落亦無不可也然則向所謂俛仰之間便成陳迹者常情以爲可感而達觀以爲不足感也歟

三洲别詩記

春秋時諸君子當周旋離合之際人各賦詩以崇德言志爲事其詩皆風雅古文而後世按其文而求其志之所在尚粲然可睹也雖以其人皆有可傳之實而若其辭令文章之力抑不可誣焉夫離合迎送之時飲酒賦詩各贈以言者賢愚之所同

而有不能自已者苟非太上之士顧安得忘情於是也哉始損齋子遇余於湖上一見欣然樂也余因損齋識其宗姪義卿若李子文諸人或因損齋而識余或因余而識損齋而其所好皆异於俗將以時人之所厭棄者爲追遊之至樂而義卿之家爲其會焉今義卿移向都下夫離合勢也始合之時固知其有離而亦未料若是之遽也一時離合之間尚有不可期者存焉况其大於此者乎可歎也已都下固多士大夫可與交者義卿將往而周

旋而若夫窮雲月之趣致文墨之意無挾而無求
蕭閒自得於煙水之上如吾輩向日之游亦未易
得之也義鄉他日當自知之前其別數日義鄉設
酒食余與子文從損齋而遊于洗心之亭俯大江
之演漪觀衆山之縹緲酒行而詩作竟日成一軸
也詩之工拙固不論而若其境地之所及情志之
可言者皆可述而可諷焉亦足喜也遵是亭而西
望隱然有　穆廟時諸公所遊處計其當時之風
流韻致豈不裒然可觀而百年之間漠然惟山水

而已欲尋其遺跡而賴其詩文在焉嗟乎春秋君子尚矣固不可及而若彼諸公詩文之功亦有不可期之者則悵然以悲焉及覩損齋之詩有桑海自如之句則爽然而自失區區離合之跡又不足論也是爲記戊午三月二十九日

統營城樓重修記

西北依山東南距海者天下之大勢而我國尤甚焉置城於西北易東南難蓋彼易爲險阻而此難於闊遠也天下之險雖莫過於海而苟以舟師而

爭勝則其爲險者敵與我均耳舟師水戰之見於傳記者蓋自吳人之餘艎而始焉至漢而有下瀨樓船之號下之赤壁之焚舟龍驤之出峽以至宋之采石明之鄱陽豈不震盪轟耀而猶是江淮吳越之水耳若其乘茫洋無邊之海較平陸用武之場者莫盛於明之胡少保戚大將軍及我東之李忠武公也然胡戚兩公亦積費歲月征繕於東南之海防以奏其膚功而若忠武閑山之捷乃以倉卒鳩合之舸艦非有城郭糗糧之可以憑恃者而

臨危出奇盪虜方張之寇於大海之上豈不偉哉
自閑山置陣之後始有統制之營言者或以爲箭
落帿張而顧其地勢之天作實無讓於西北之險
阻不可以東南之闊遠論也某自髫齔時聞東南
事甚悉蓋當我　肅廟丁巳高祖知樞公始築城
丙申從大父叅判公又修之　當宁丁巳堂叔左
尹公又修之乙酉某又蒙　國恩受鉞南下盖五
世而四統制矣涖營第三日登城樓頫臨列鎮之
星羅碁置者指點忠武公古戰處慨然泣數行下

已而閱鎧仗檢舳艫仍勞城中諸將士父老將士父老曰吾儕小人百年生聚以城爲據昔趙之晉陽全賴尹氏保障之功今斯城卽將軍之晉陽也知樞公旣經始全城叅判左尹兩公又修完之城之周遭其築其修從某至某尚班班可考也今將軍專制於此城之隳樓之圮將軍之責也將軍豈有意哉某矍然曰是余之志也遂卽日修之列鎮以石爲助始役於七月一日訖於八月八日用丁夫二萬五千一百餘人體城因舊改築者凡五百

五十把女堞七百六十八梁並易而新之門樓譙
樓或修補或改建皆不廢舊觀距知樞公丁巳築
城盖上下八十年矣役既訖召父老將士落之曰
敬謝諸父老將士某以無似藉先蔭蒙　聖恩至
此登先祖所築之城俯名將決勝之地南望萊州
回憶壬辰固已留中勃勃俯仰今古而不自遣矣
方今　聖化洋溢海波不揚而安不忘危有國經
遠之謨也先守後戰兵家制勝之術也及此閒暇
綢繆陰雨之備宜無所不用其極踵先武而報國

恩之萬一者其可以少緩乎哉嗚呼當忠武之治師也使斯地而先有斯城據以待敵則其雍容暇豫愈出愈奇者豈止當日之戰功哉統制之名始自忠武而自壬辰以後三南舟師一以委之靡不管轄蓋古之水軍都督岑彭周瑜之任也我國之兵莫精於舟師李貞翼所欲以西入登萊者也某嘗西北入山海關登望海亭俯臨燕齊渤碣之間卽古長城之尾而築於明初其制度宏雄雖不可比擬於斯城而若其控引之勢咽喉之要亦豈以

大小而有殊今夫以此之城而以制如彼之師則是何異於胡虜兩公海上之守備也苟有事變其轟耀震盪之功可以立地取辦而不至如忠武公之以舟為城倉卒收勳而已也今城修矣雖不能深思遠慮以備銅柱蒿墻之需而其疲力以完者亦不可謂桑土之不撤矣然則獨不曰地利不如人和乎亦不曰衆心成城乎此某與諸將士父老所與交勉者而永有望於後來之人也咸曰如將軍言遂以記之樓上崇禎三乙酉八月日 代作

趙滄江梅花寒鵲圖跋

滄江辭勳一節爲當時諸公所歆服至今觀其墨妙有清氣逼人之歎此幅用筆頗類公之子梅窻耘之之所爲家庭濡染固自有王米父子之相肖耶知畫者當辨之梨浦處士以某喜古人蹟示之適大雪滿山樓旁皆脩竹忽展梅花寒鵲勃勃生動眞不減東坡竹石圖也謹題二絶而歸之

清霜大冬裏些小一朶香不似廣平賦眞摹鐵石腸寒鵲欲何去花梢夜有風應將彰義信飛去報

西宮

飲中八仙圖跋

世所稱飲中八仙之目著自杜甫詩豈當時士大夫之間已有此名號也抑甫於亂離後追思昇平故事雖其放達浮浪之人皆足以想盛世之賁飾風流流連安佚之迹而邈然若神仙之不可及焉特取李白酒仙之稱併列於詠歎之間耶未可知也不然世固無神仙亦豈有飲仙也不過爲好事者一時假托之號而已然余觀八仙中若知章炳

幾休退適之爲李林甫所嫉汝陽爲宗英中忠直固當世之秀俊者李白之詩張旭之筆皆得之間氣若蘇崔焦生輩亦淸眞拔俗之奇士其不獨耽飲荒惑也明矣昔嵇阮當魏晉革除之間悶俗之汚濁而無所寓其感慨托身於麴蘖一切世事之可悲而厭聞者以酒渾之而亦未嘗不露焉若八仙之所値即開天否泰之交姚宋已遠楊李漸煽識者盖汲汲憂其兆矣彼八仙者旣無力以救之而其憂傷感憤之意固無物以可混則惟酒焉是

托寓其悲而泯其跡焉千載之下或有能發明其心者未必非八仙之願也然則仙之號固非矣而不害為賢人之自晦焉比諸嵇阮尤有可悲而因甫詩而著者亦有幸不幸也

雨念齋文鈔卷第七